

神仙居： 人在南天顶，心在无垠间

本报记者林 立文/摄

很多著名景区，不管去多少次，你都会发现上次没留意到的美。神仙居更胜一筹，隔一段时间去，你就会遇到全新的风光。

上一次坐着索道上到神仙居景区的南天顶，还是一年多前。上周日，当我从南天顶索道驿站出口走出时，脱口而出的竟然是：“哇，电梯！”

这不是一段普通的手扶电梯，而是分为两层，至少有几百米长的山体手扶电梯。如果你曾经爬过神仙居的山路，你就会理解我为何“电梯”惊叹。电梯笔直通往南天顶，乘坐而上，不过几分钟，而走山路，至少得半小时才能登顶。

虽说拾级而上，一览众山小，会有格外畅快的乐趣，但对于我这样膝盖脆弱的微胖人士，这两段手扶电梯起到的不止是送我上山的作用，更是满足了一个游客最需求的心理享受。

神仙居景区在没有索道之前，绝顶之美，就像是传说，好像只有唐朝诗人和登山队员才配得上欣赏。如今，人们自索道而上，扶电梯登

顶，每一个游客都会心存感激。

走下扶梯，山路右手边有一个购票窗口，售卖的是“南天顶玻璃观景台”门票，成人票价一人100元。

刚从山下停车场下车时，我们一行人一抬头，就看到一个酷似巨轮船头的玻璃观景平台，悬崖半空突出这么一个平台，乍一看颇为突兀。然而在景区设施集体“网红化”的当下，对于玻璃观景平台，我们早就习以为常。

这个全新的玻璃平台如此瞩目，每一个游客登顶后，自然不会不好奇。

考虑到票价不菲，也出于对玻璃观景平台的审美疲劳，我们决定，派我和朋友两个爸爸带上三个小孩去平台看看，两位妈妈在门口休憩等候。

神仙居高空景区游步道，基本都是依崖壁而铺就的悬空石板平路，这又是让每一个游客都心存感激的设计。整个高空景区，走遍至少3个多小时，要是山路上上下下，不知又要吓退多少游客。



话说我们两大三小终于走到观景平台处，抬头看上去，就是分为两层的巨型玻璃平台。还未往上走，我和朋友就决定对两位夫人进行紧急呼吁：“快点买票进来。”

因为眼前的风景，已经让我们无法淡定。神仙居地标“观音峰”就在眼前，观景平台下设置了一个白色尖顶样式的“朝拜台”，透过朝拜台，观音峰正好如一幅画被收纳其中。

果然，两位女士看到这一幅“人工天然山水画”，都做了女性都会做的事：她们依次坐在朝拜台上，面朝观音峰，拍下了经典的“网红照”。

以观音峰作为观景平台的“前菜”，真是一个好思路。心情愉悦的我们，在平台入口处换上防滑鞋套，走向通往虚空的玻璃步道，享受南天顶的“正餐”。

这一路，大人小孩叫成一团。旁人也无暇笑我们，因为大声尖叫、蹲下、闭眼、紧紧抓住扶手，是平台上游客们的统一反应。

南天顶玻璃观景台位于海拔869米的悬崖峭壁之上，为单塔斜拉悬挑双层钢结构玻璃观景台，塔高30米，悬挑45米，悬空400米，悬挑面积1000余平方米。

在这么高的悬崖之外，踩在透明的玻璃平台上，不管你是否恐高，尖叫都是本能反应。每一次低头看脚下，我脑子里都不断跳出一个想象，如果这玻璃突然消失，笔直下落，我是不是可以飞起来？

每次假想，身上都会通过一股电流，心跳加快，赶紧抬头。走两步，又忍不住低头，再次假想。人到了高处，就会有本能的“下坠幻想”，这似乎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。

走到平台最外沿，撑着扶手，饱览一览无遗的风景。观音峰畔，郁郁葱葱的山头无限绵延开来。

据说，神仙居就是“天姥山”。李白当年写下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，引无数人遐想。虽然“天姥山”究竟在哪各有说法，但站在南天顶的悬崖之上，我觉得这一处非常符合诗仙笔下的梦幻之境。

在城市日久，脑子里就很难再有“仙境”存在的空间，哪怕走神、做梦，也少有自然风光出现。有了索道，又有了电梯，登顶不再难。当我们猛然将如此美景尽收眼底时，亦真亦幻的感受，就会让一切更加缥缈。

神仙居绝顶之美，毫不逊于其他名川大山。在这个出台州旅游还需谨慎的时节，饱览如此风光，幸福得一塌糊涂。



神仙居

宁溪火烧：奔赴一场舌尖盛宴

本报记者陈伟华/文

在黄岩西部山区宁溪古镇，“老善火烧店”就坐落于钟楼路上。这几年，这家店成了“网红”打卡地。

皮儿薄，馅多汁，味浓香……舌尖上的美食“宁溪火烧”，香飘街巷，穿过悠悠岁月，勾起许多人的美好回忆。

认可，它已成为当地优秀旅游商品和节日畅销美食，并入选黄岩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王金善的妻子名叫黄雪娟，1972年两人结婚后，她就跟着丈夫学做火烧，一直到现在。每天一大早，这对勤劳的夫妇就会推着小车从家里出发，车上装着面粉、肉和油等一些制作火烧用的食材。夫唱妻和，小日子其乐融融。

王金善制作的火烧外表金黄光亮，纹理呈石榴状，口感外酥里嫩，层次感强。这除了依赖于他平日里苦练的揉面手艺外，还得益于祖辈传下来的过硬技艺。

他在立足传统火烧制作的基础上，还对火烧的配方和做法进行了改进和提升。他家火烧之所以好吃，无非是这几个原因——食材用料新鲜，烤制火候掌握得好。这些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操作起来却不容易，更需要积累多年的经验才行。

在炎热的夏季，火烧更是供不应求。许多人早上烧煮了白粥、绿豆汤，中午下班时，就顺路捎带几个火烧回家搭着吃，既省时又省力。在旺季，山民买火烧基本要赶早预订，否则一饼难求。

时间食物的挚友。跨越百年的宁溪火烧，在邀我们奔赴一场舌尖盛宴。它在带给我们一场味蕾盛宴的同时，更是让人感叹传承的魅力。



王金善、黄雪娟夫妇在制作火烧。

在春寒料峭里，我们一行人寻访“老善火烧店”，此时已到吃午饭的光景，店门前，人们行色匆匆，不少顾客在驻足观望或购买火烧。

有一对老夫妻正忙碌于店堂里，丈夫在用心制作火烧，妻子在热情招徕顾客，每天都是如此。尤其是在旺季，前来买火烧的顾客，走了一拨又来一拨，大多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去。众多的回头客，引来小店生意红红火火。

店主名叫王金善，小个子，不苟言笑，身着一件朴素的上衣。店面是一间小小的木木屋，内部陈设简陋却整齐有序。木板的风化程度，足以读出它经历的沧桑岁月。

“我7岁时就开始卖火烧了。爷爷王启培、爸爸王台仓都会做火烧，经常听和看，无形中受到影响，从小就知道怎么做火烧。长大后，我逐渐领悟到‘多一门技艺多一条路，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中’这个道理，也就更努力地去学做火烧了。”王金善说。

在宁溪，很多人都有吃火烧的习惯。

早年，一些山民逢年过节，就喜欢到王金善这里买火烧，一饱口福；还有一些人下田干活，家里人会送火烧过去，作为充饥的食物；还有一些山民家里盖新房，也会买火烧来招待建筑工人。

改革开放后，春风吹绿台州大地，也吹进了山区老百姓的心里。当王金善看到当地吃火烧的人越来越多，按捺不住兴奋之情，开了一家火烧店。他记得，那时候一个火烧卖3分钱，“都是有钱人来买的”。

至今，他的店已经开了40多个年头。而火烧的价格，也由最早的每个3分涨到现在的每个3元。

王金善家的火烧世代相传，已有100多年历史，逐步发展成为宁溪美食的老字号。因吃起来又脆又香，而且便于携带贮藏，深受山区村民喜爱。随着“老善火烧”在社会上得到广泛

又有嚼劲。

看着王金善的整个制作过程一气呵成，刚出炉的火烧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让人垂涎不已！一口咬下去，满满的幸福感，真可谓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”。

王金善制作的火烧外表金黄光亮，纹理呈石榴状，口感外酥里嫩，层次感强。这除了依赖于他平日里苦练的揉面手艺外，还得益于祖辈传下来的过硬技艺。

他在立足传统火烧制作的基础上，还对火烧的配方和做法进行了改进和提升。他家火烧之所以好吃，无非是这几个原因——食材用料新鲜，烤制火候掌握得好。这些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操作起来却不容易，更需要积累多年的经验才行。

在炎热的夏季，火烧更是供不应求。许多人早上烧煮了白粥、绿豆汤，中午下班时，就顺路捎带几个火烧回家搭着吃，既省时又省力。在旺季，山民买火烧基本要赶早预订，否则一饼难求。

时间食物的挚友。跨越百年的宁溪火烧，在邀我们奔赴一场舌尖盛宴。它在带给我们一场味蕾盛宴的同时，更是让人感叹传承的魅力。



共建文化示范区 共享文化幸福感

张琼： 流行音乐“玩”起来



张琼演出照。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

本报记者陈洪昊

她是舞台上能量满满的乐队主唱，她是孩子们心目中的百变老师，她是台州市流行音乐学会的“琼姐”——她叫张琼，音乐是这个90后女孩成长的养分。

在音乐中成长

“我小时候最早接触和喜爱的音乐类型，是山歌。”眼前这个姑娘气质摩登，带着富有感染力的笑容，一开口却让人意想不到，仿佛有种“反差萌”。

张琼出生于椒江，因为父亲从事渔业，她小时候经常在海鲜市场里自由奔跑，和渔民们聊天。“上学以后，我发现自己的声线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——我嗓门特别大。”

她喜爱的音乐也和同学们不一样，“大家都喜欢周杰伦、蔡依林，我爱听宋祖英，还学着唱——大概是因为家里有许多民族音乐的磁带”。

2005年，一档现象级选秀节目《超级女声》火遍大江南北，张琼迷上了音域独特的歌手张靓颖。受偶像的影响，她开始接触欧美流行音乐，学唱惠特妮·休斯顿、玛丽亚·凯莉等歌手的英文歌。

对唱歌的喜爱和嗓音的野蛮生长持续到了高中，张琼向父母提出，想学声乐，未来走音乐道路。

在家人的帮助下，张琼找到了恩师——女高音歌唱家马亚因，开始学习民歌和美声两种唱法。“我在椒江上学，老师在杭州。我和老师约定指导时间后，利用周末到杭州学习。”

“第一次是爸妈送我去的，之后都是我坐大巴去杭州。我记得最早的班车是早晨5点55分，我上完声乐课和古筝课，当天赶回台州，到家住往已是晚上七八点。”冬日的早晨冷得手指都伸展不开，这个倔强的女孩也从没想过放弃。

到了高三，既要准备艺考，课业也不能落下。“我经常练习古筝到凌晨三点，早晨又背着书包去上学。”张琼回忆，“大概因为真的热爱音乐，我好像一点也不觉得累。”

后来，张琼如愿考入杭州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专业，系统学习了声乐、钢琴以及美术、书法等，同时继续跟随马亚因老师精进声乐水平。

大一时，张琼参加了学校的十佳歌手比赛，获得第六名。“比赛，我心态崩了。我从小参加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，一直都是前三，甚至连续几年拿冠军。这个名次让我很长时间情绪低迷，也不敢去找马老师上课，一度怀疑自己选错了路。”她说，“后来，马老师了解到原因，骂醒了我。‘这点小挫折受不起，学什么音乐。’”以后无论遇到怎样的舞台，哪怕是街边的小角落，都要认真对待，做到自己的最好。

这些教诲，至今印刻在张琼的心里。这场失利的赛事，也成为她常年“征战”中印象最深的一场。

大学毕业后，张琼回到家乡，成为海门街道第二中心幼儿园的一名老师，把所思所学传递给孩子们。

教学之余，她会编排儿童音乐剧，指导孩子们参演，为他们做音乐启蒙。“现在的家长和孩子都太紧张了。我虽然不能改变现状，但希望

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让孩子们享受音乐、快乐学习。”

玩转多种风格

年轻一代的音乐人无疑是幸运的，从小有机会从各种渠道接触音乐，并从不同风格的音乐中汲取养分。广泛的吸收和接纳，让年轻的脑袋里充满各种奇思妙想，既渴望传承与融合，也憧憬打破和创新。

张琼的身上，就有这些复杂和矛盾的特点。

大学时和同学们偷组乐队、玩摇滚，是她众多“叛逆”往事之一。“老师不鼓励我们玩乐队，因为这会影响我们的唱腔。唱起民族音乐好像变‘油’了，有时我自己也有感觉。”张琼说，“我很尊敬我的老师。可我太喜欢音乐了，什么都想去尝试，还是忍不住偷偷去乐队唱歌。”

大学毕业不久，她参加台州市十佳歌手比赛，获流行组第一名、总决赛第二名。这次比赛让她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，一拍即合组建了妙乐队。张琼担任乐队主唱，从此更加“放飞自我”。

妙乐队聚集了一批涉猎广泛的年轻音乐人，曲风自由奔放，表演形式多元。除了摇滚、流行，他们还尝试不同音乐风格的融合，热衷于探索各种未知的可能性。

“我是学民乐的，就想把学民乐的朋友也拉进乐队。我们尝试过流行音乐和民族乐器的结合，像《Bang Bang》和《龙拳》的民乐改编版，反响就很好。”张琼说。

后来，她加入了台州市流行音乐学会，现担任副秘书长，成了年轻音乐人口中的“琼姐”，也更加活跃地出现在台州各大舞台上。

2020年，妙乐队在陈大岛旅游音乐节上带去精彩的演出；去年5月，张琼和搭档李振宇代表台州市流行音乐学会，参加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举办的流行音乐盛典，带去一首《女书》；去年10月，他们在“山海台州情 乐动未来”2021台州市流行音乐盛典上重新演绎了这首作品。

说起《女书》，张琼滔滔不绝。“我无意中听到这首作品，就觉得我一定要唱它！这首歌里仿佛有一种什么东西，在牵引着我。”

《女书》是一种独属于女性的交流文字，流传于湖南江永妇女之间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张琼辗转联系上女书的一位传承人，了解这首歌的文化背景以后，更为之动容。

“这首歌描绘的是姐姐即将远嫁，弟弟依依不舍的画面。”在省流行音乐盛典上演绎时，这首歌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所有人。

这次尝试，也让张琼有了一些新的感悟，“我们做音乐，不能只停留在好听、好看上，应该输出更美好的作品，更远的方向”。

